

2000 年 大众 最新 名家 散文 快递 丛书

月亮的陪伴

主编 刘会军 谢大光

2000 DA ZHONG ZUI XIN MING
JIA SAN WEN KUAI DI CONG SHU



大众文学出版社

月亮的陪伴

主编 刘会军 谢大光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的陪伴 / 刘会军、谢大光主编 .

- 北京 :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1

ISBN 7 - 80094 - 360 - 7

I . 月 …

II . ①刘 … ②谢 …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75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 100021

北京市昌平西贯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90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 价 : 19.00 元

季节的颜色

一年有四季，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点，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征，每个季节也当然有每个季节的颜色。一年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只是一小朵闪闪发亮的浪花，一个季节在一年中也只是一首交响乐中的一个乐段，应该说每一年的颜色都是丰富多彩的，应该说每一年的颜色都是令人目不暇接的，应该说将每一个季节的颜色归结到一种单色调是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合理的。可是，人们总是将一年四季涂抹上自己的主观色彩，不管怎样说，一年中的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特别的颜色，它有自己的主色，也会有自己的杂色，这些颜色汇合在一起，就成为这个季节的自然画面，那些画面之美叫人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实在是令人流连忘返。从这其中，能使人感觉到自然的永恒和人生的美丽。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 2000 年大众名家散文快递丛书就是以季节为序来划分的。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惊心动魄；几千年文化，灿烂夺目；几千年的散文，名篇如海，文海无边，起伏昂扬，低吟慢唱，柔浪穿梭，惊涛拍岸。几千年以来，散文以自己这种特殊的形散神不散，自由自在而又筋强骨钢，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梦想，滋润着千百万劳动人民饥渴的心灵。近年来，文学世界五彩缤纷，散文也比若干年前有了较大的发展，散文的各种版本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有按时代来选编的，也有按年度来选编的，有按年龄来选编的，也有按性别来选编的；有个人的合集，也有很多人的合集。这些集子大都集合了散文

的精华，大都集合了历史上或者在相当的一个历史阶段中的成名之作，这些散文具有历史的意义，也为今天的散文展示了其无限的魅力。

而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2000 年大众名家散文快递丛书是一个新的策划、新的设计，比如说这套丛书主要的目的不是总结散文的历史，更不是为那些早已经成为历史的散文名篇建造碑林，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去寻觅、去展示当今散文世界那些优秀的新梦想、新构造、新文字，选择的是已经成为散文名家和即将成为散文名家的作者。该丛书以春、夏、秋、冬为序，分割为四本，每本选集中的作品不分高低、不分流派，百流汇海，百花齐放，以它们的本心组合成季节的颜色，如万紫千红的鲜花奉献给热爱它们的读者。大众名家散文快递丛书这块繁茂的花的原野将不断地开出数也数不清的鲜艳美丽的散文之花。

目 录

阿 成	闲聊	(1)
史铁生	有关庙的回忆	(8)
碧 野	三访巴金	(19)
高洪波	又见姚元之	(26)
	冬蝈蝈	(30)
西 川	与书籍有关	(33)
陈传席	虱子小史	(47)
丁 天	西藏像我们的青春一样美丽	(53)
	情感教育	(56)
周晓枫	人们	(58)
	种粒	(68)
陈积斌	大伯	(77)
冯骥才	太阳礼赞	(83)
嵇 鸿	桃李情深	(90)
钟物言	我与《百年因缘》	(95)
	送你一幢红房子	(97)
	尘世净土	(101)
	玫瑰情人	(104)
贾平凹	今年是龙年	(107)
李敬泽	静看鱼忙	(113)
柯 灵	上海大梦	(122)
林 莽	童年的乡村	(124)
李木生	微山湖上静悄悄	(135)

严 阵	月色如水	(143)
	秋的记忆	(151)
	佩思的夕阳	(158)
海 男	海男的散文	(165)
杨志军	妖媚的那棱格勒河	(175)
刘书方	断尾蜥蜴的童话	(180)
李铁民	一夜无梦	(183)
王 川	雪夜独白	(186)
蔡玉明	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188)
范若丁	喑哑了的幻想曲	(193)
尹万俊	关于名人的随想	(200)
张立勤	超出沉默	(206)
叶 依	回忆自己	(210)
郭春燕	当时只道是寻常	(221)
牛 汉	埋葬：永远的沉重	(227)
	我和小白	(231)
庞天舒	女儿上战场	(234)
王一地	海蓝之歌	(239)
洛艺嘉	天天想你	(245)
	宣科作秀	(248)
	下次的约会	(252)
孙德平	涛声依旧	(259)
冯秋子	额嬷	(262)
高红十	中组部门口	(271)
	生命的轮回	(274)
琢 真	别把爱情进行到底	(277)
	文火与爱情	(280)
邹静之	有些日子我们无法飞快地翻过去	(283)

胡廷武	云南的山	(289)
张慎思	一个东德青年在西德	(313)
	一叶知清秋	(317)
	何处可以替代家园	(321)
薛燕平	生命的一种	(325)
	情爱的情境	(335)
阎世宏	月亮的陪伴	(346)
	买书	(351)

闲聊

阿成

我是一个不敢玩长篇大套的理论和离经叛道宣言的人。这可能是我的人格悲剧。或者说是一种没有文化，没有学养的证明。

有趣儿的是，像我这种没有出息的人，居然还零星地有过一些见解。这真是不可理喻。

那么，我的所谓的见解是什么呢——当然是指小说创作上的。

我喜欢“细节”！

我确实看过一些中外小说。令我长时期困惑不解的是，我始终记不住那些小说的内容，甚至包括作者的名字、国籍、书名等等——因为内容一旦被复述，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我能年年记住的，却是这些作品中的一些精彩的细节。

比如说短篇小说《一杯牛奶》，这是哪个国家及作者写的，我记不得了。这篇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以忘怀。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人因意外海难而一文不名流落异乡的故事。这个绅士几天没吃饭了，饿极了。小说的一开头也很好。一个水手托着用旧报纸盛的熟碎肉，径直走到他面前，问他，“你饿么？”绅士说“不，我不饿。”后来，他实在挺不住了，到一家饼干店，打算白吃一顿。他要了一大杯牛奶和一大盘草莓饼干。饼干店里只有一个老板娘。他害怕让对方看出他没有钱，吃的时候是小口地吃。刚吃了两口，便伏在餐桌上痛哭起来。这时，他觉得有人

在轻柔地抚摸他的头发，说：“哭吧，孩子，哭吧。”他抬头一看，是那个老板娘。老板娘正忧郁地看着窗外。窗外是那片海。

这个细节让我怦然心动。也是小说的神来之笔。作者对人的关照之情，作者的创作水准，人生境界，全部呈现出来。

类似的细节，像《皮包》，好像是辛格写的。大意是辛格坐火车应邀去外地某大学讲文学课。结果不留神拿错了皮包。他的皮包与那个女乘客的皮包一模一样。下了火车，又误去了一家与大旅馆有同样名字的小旅馆。他身上几乎没钱，只能在简陋的房间要一杯牛奶和两片面包。当他正用手拾盘子里的面包渣吃的时候，门被推开了。那个大学的人找上来了。其中有一人还鄙夷地看了一眼他抓面包屑的手和盘子。这篇小说有许多流畅且让人叫绝的精彩之处。这是其中一个。我当时认定这个人一定是个大家。后来一查，果然。

卡夫卡的小说，我偶然也翻翻。他写些什么，我不太知道。我不是那种有耐心把某一作家的全部作品都看完的人。同样，我也不是随俗之唱，人云亦云的人。我得看作品。如果不好，就不吱声，光鼓掌。如果好，就说，好！如果精彩，就逢人便讲。像是自己的恩人写的似的。

我是无意间看到卡夫卡某篇小说中的那个细节的。警察被邻居找来了，两个正在房间里“吵架”的男人打开了房门。其中一个叼着烟卷，倚在门框那么问“什么事？”警察立刻给了他一个耳光，把他叼着的烟卷打掉在地上。他立刻站规矩了，然后问“警察先生，我可以把烟卷捡起来吗？”警察说“可以”。我看到这儿，才承认卡夫卡是个大家。

我在许多年之前，看过贝娄的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他被人“绑架”，那人上厕所的时候，也把他塞到他出恭处的后面。贝娄看到从那人的屁股那儿垂下来一根“长长的肉键”。同样是卓绝的笔致。

当然，被我记住的细节很多，像鲁迅先生描写祥林嫂眼睛“那间或的一轮”。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郭沫若先生的《洪波曲》中落魄街头，遇到不理他的熟人时的内心独白。都给我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电影也是如此。比如《霸王别姬》。是单位发的电影票，而且离文联很近，我便去看了。我是打算躺在椅子上眯一觉。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影片，不像某些洋人和国人那样乐观而振奋。可恨的我，总是有一颗平静的心。但我看到影片中的一个细节时，突然坐直了。是一个年轻妓女风风火火地送他的儿子去戏班子当戏子的途中，被一个嫖客拽住纠缠的场面。在小说上，这叫“闲笔”，在电影上叫什么我不知道。而这种闲笔的功夫，是最具水准与魅力的地方。我立刻恭恭敬敬把这电影全部看完。这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导演是个优秀的导演，而演那个妓女的演员必是个真正的优秀演员。后来，我无意中在《参考消息》上看到《霸王别姬》列在了世界百年百部精典电影之列。我认为是应该的。

类似的细节，在一些反映二战时的影片当中也时常能够发现，像背井离乡逃难的人，在离开自己的家时，把鱼缸的鱼倒进了河里，像一个老太婆推着儿童车在街上走，被德国鬼子搜查时，她夺过那本书，抱在怀里说：“这是诗集啊。”

当然，“细节”不会光我一个人感兴趣。我也看到了一些影片中，极力地把某一“细节”反复地强调给观众。这就有点发傻。如果有人因此说你是大腕，你得跟他拼命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我曾听到过一支很好的歌，叫《送别》。唱的是“长亭外，古道边……”很好听，很美，以至有点伤感。不久前在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节目中，再次出现这首歌，不过被大大地改了，掺进去不少“流行”歌曲的东西及词，有一个歌手，坐在那儿，一边弹着琴，一边扯嗓子干嚎。听了真让人哭笑不得。这都是哪跟

哪儿的事儿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但这也是一个细节。细节的作用，甚至是大于作品，或是节目的。

生活中也有一些细节，令我终生难忘（我曾在我的小说写过）。一次，我伯父到哈尔滨来，父亲不在家，母亲为他包了饺子，封建哪，母亲让我上桌陪客，一共四碗黑面的饺子。我兴奋极了，凶神似的老爹在家，我吓得连粗粮都吃不饱。这可是个机会，我很快吃掉了一碗。当我正亢奋地进攻第二碗时，对面的伯父冷着脸，压低着声音说，“这么能吃。”我立刻放下筷子，悄悄地离开了桌子。后来，我成了作家。出差在外地，无意间看见了在街头一帮闲聊的老人中的伯父。我从他面前像陌生人似的走了过去。我伯父显然认出了我，惊讶地看着我从他面前走过去。我知道，这没什么。我心里什么都懂，但我没控制住。

在工厂做工的时候，会餐。我和另外两个工友，买几个菜合着一块吃。我和那个年轻的工人抢着吃鱼。而那个平时我比较讨厌的年龄大我们一些的工友，出乎我意料的却一筷子未动，很慈祥地说，“你们吃，你们多吃。”这一句话，使得我这一生在和比我年轻的同志在一块吃饭时，总是保持谦让的态度。是啊，年轻人应当多吃。有些电影中也有吃饭的场面，或是捧个匪夷所思的大碗在那儿旁若无人地傻吃，或者是借筵席说台词而已——毕竟与人无关。可惜。

一些细节精典了，整个作品就一定不同反响。冯小刚的影片我愿意看。愉快且感动。因为他不光是在那儿扯。其中不乏感人的东西。

我在年轻的时候，曾处过一个女朋友。她曾跟我说，她幻想有一天，我骑自行车驮着她。她看到许多小伙子骑自行车驮着女友，她渴望自己也有那么一天。我现在都快老了，站在街头，看到有小伙子驮女友的场面，我就想起那件事。我不能再驮了。但

这个细节让我浮想联翩。

生活中也有一些有趣儿的细节。记得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父亲一边训斥骨瘦如柴的我们兄弟三人，一边不时地把头转过去，照墙上的镜子。他大约是想看看训我们时，他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当时老爹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之中呢？是不是幻想着什么，或许有哪个女人偷偷地爱上了他吧。

然而，我所看到的一些离婚题材的作品，就太俗。作品不应当是生活中其庸俗部分的再版。

其实，一个人的记忆，也常常是由一些细节组成的。相形之下，许多大事，反而变得模糊和不足以信。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扮酷。即使是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我也不戴帽子和穿棉鞋。而且我的职业是无轨电车司机。属于整日整夜的户外作业。车每开一站，就不停地跺脚，使脚变得暖和一点。记得那时候，走路时总是要恶狠狠地瞅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样子呢，我也不知道。可能这样子显得很老辣，很冷面吧。街上不少成熟的中老年人都用理解的眼光看着我。这个细节每每进入回忆，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我当年的女友分配到外省工作。我去火车站送她的细节我还记得。她在车窗那哭。火车徐徐地开动了，我冲她做了一个请她放心的手势。那是一个让人惭愧汗颜的细节。其实，我已经开始动摇了。觉得我们的一切结束了。送她走之后，我去了一家小酒馆。我希望我很痛苦。我需要这个过程来安慰一下我自己。于是，我要了很多白酒。没想到越喝越清醒。这也是一个有趣儿的细节。

我曾主动或被动地看过一些电影，我看到影片中的革命志士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宁死不屈的样子。我是不相信的。我从小就被父亲打得经常逃跑，几天几夜不敢回家，在外面流浪，我不相信有那么坚强的人。

后来，我看到一个在我所在的系统干活的犯人。逃跑后，被抓住——那是文革时期，管教把他按在乡间的小路上。那条小路很优美，夕阳的光是橘红色的，使静谧的小路充满了温馨。两个管教扒了他的裤子，开始用硬木扁担打。一共打断了三条。那个犯人一声不吭。两个管教打得浑身是汗。后来，两个人把他扔到我的车厢上。我看到那个犯人的眼睛乌亮乌亮的，像一个圣徒的眼睛。这个细节，使我相信革命烈士在敌人的严刑下不屈服，是真的。

这样的细节恐怕太多了。我后来冲动地拿起笔来写小说，是不是跟这些书上和生活中的细节有关系呢？

我在三十五六岁之前，一直不走运。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如果涨工资，只有一个人不能涨，那这个人肯定就是我。后来，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就连去朋友家串门聊天儿，事先都会想到朋友不在家。如果朋友不在家，我再去什么地方，都事先想好。到了朋友家，朋友果然不在。我一点都不惊奇。都习惯了。我如果去领导那里申请一件什么事情，肯定不行。有任何好事我也推不上。我不希望自己有困难。希望一切都顺利。如贺年卡常写的那样，“万事顺意”。但这不可能。可我并不痛苦。我选择了幽默与自我愉快。这是别一种热爱生命的表现。这和当今的年轻人不同，他们的困难甚至是自己争取的，是一种“酷”，我佩服。而我的困难是外界加给我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不喜欢跟“好人”“正派人”“老实人”接触。我觉得他们相当危险。非常奸诈，连他们的木讷都是一种老练与心计，我多次告诫女儿，一定要警惕那些对你百依百顺，唯唯诺诺的“老实人”，他们可以潜伏几年，甚至几十年，但他们一旦反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咬你一口，就可以让你残废的。然而在那些“不老实人”当中，常常是没有这种事的，反而有一种安全感。

这都是题外话，但与细节也并非完全无关。如果你喜欢观察人，尤其是喜欢观察“老实人”，你就看他在某种场合的表现，如果他主动而谦卑地给你让座，倒水，敬茶，甚至给你切水果吃，主动给你让路，让你先走，跑前跑后地主动地干一些杂活儿，一切都像感慨万分地顺着你说——想想看，这些“细节”，是真正的老实人之所为么？

这样说，看人，其实也是要看细节的。细节常常最能说明问题。

前几天，我的女儿问我什么是人文精神。希望我用大白话讲一讲。我跟她讲了一大通。最后，我告诉她两点，一点是，我赞成这样一句话，有些“理论”，不是你没看懂，也绝不是你水平差，而是讲这种理论的人自己就没搞懂。二是，任何理论，其精髓，就是希望他的观点得到重视。

我也如此。就聊到这儿。我得坐班去了。

有关庙的回忆

史铁生

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

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我见到它时它已改作油坊，庙门、庙院尚无大变，惟走了僧人，常有马车运来大包小包的花生、芝麻，院子里终日磨声隆隆，呛人的油脂味经久不散。推磨的驴们轮换着在门前的空地上休息，打滚儿，大惊小怪地喊叫。

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或者是庵，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奶奶说过那里面没有男人。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个一个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惟颌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吆吆，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地飘缭起雾霭。奶奶一动不动地静听，但鼓励我去看一看。我迟疑着走近门边，只向门缝中望了一眼，立刻跑开；那一眼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想，大

约任何声音、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气氛或者情绪，整体地袭来，它们大于言说，它们进入了言不可及之域，以至使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本能地审视而不单是看见。我跑回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别一种地方，或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生命，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惟觉幽冥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这个孩子生而怯懦，禀性愚顽，想必正是他要来这人间的缘由。

上小学的那一年，我们搬了家，原因是若干条街道联合起来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机关看中了我们原来住的那个院子以及相邻的两个院子，于是他们搬进来我们搬出去。我记得这件事进行得十分匆忙，上午一通知下午就搬，街道干部打电话把各家的主要劳力都从单位里叫回家，从中午一直搬到深夜。这事很让我兴奋，所有要搬走的孩子都很兴奋，不用去上学了，很可能明天和后天也不用上学了，而且我们一齐搬走，搬走之后依然住在一起。我们跑上运家具的卡车奔赴新家，觉得正有一些动人的事情在发生，有些新鲜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可惜路程不远，完全谈不上什么经历新家就到了。不过微微的失望转瞬即逝，我们冲进院子，在所有的屋子里都风似的刮一遍，以主人的身份接管了它们。从未来的角度看，这院子远不如我们原来的院子，但新鲜是主要的，新鲜与孩子天生有缘，新鲜在那样的季节里统统都被推崇，我们才不管院子是否比原来的小或房子是否比原来的破，立刻在横倒竖歪的家具中间捉迷藏，疯跑疯叫，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然后关上，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上然后打开，爬到树上去然后跳